

11
15

15

CHLT 1067/420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1 1932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諸儒一

周子

名惇頤字茂叔號濂溪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曾中洒落如光風霽月
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惠
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
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子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又曰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
一般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洒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先生信古好義以

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濂溪清和季通云其學精慤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

用處大數自是細碎○問周子是從上面先得曰
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
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今人多疑濂溪出於希
夷鄭可學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
此說曰張忠定公嘗云公事有陰陽此說全與濂
溪同忠定見希夷蓋亦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
濂溪者未嘗言其有道曰此無足怪程太中獨知
之曰然又問明道之學後來故別但其本自濂溪
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授業
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

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
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
馳騫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
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
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
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
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
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
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先生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

又得二程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贇先生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南軒張氏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人○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又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攷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

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况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

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寔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脩爲者故其所養內克闇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蒞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

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
之說昌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
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
又手爲圖筆爲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
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
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
也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
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闡
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

曰鬼神曰義利綱條處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
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
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
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
寂百氏之支離也○濂溪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
化之至蹟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卽斯人日用常行
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
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
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二程親
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

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子孟絕學
獨盛於宋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爲不小
臧氏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傅匪由知索神交
心契固已得其本流不然嗜溪流之絀寒愛庭草
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
味而獨嚙嚙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
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
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
誣功用豈不偉哉

程子

名顯字伯淳號明道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
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
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
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
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
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
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
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
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
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

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

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知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藜藿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

藍田呂氏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

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
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
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
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
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
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
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
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
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
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也

廣平游氏曰時有同明道先生在臺列者志未必同
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
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
莫見疵瑕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
下一人看龜山楊氏曰固是

上蔡謝氏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
氣○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先生在
鄆縣作簿時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
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

明心見性

獨知

直觀堂

應之愈

有之師

懷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又詩云閑來無事不
從容睡覺東窓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
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
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明道門擺脫得
開為他所過者化

華陽范氏曰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
其關鍵直觀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
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
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
河間劉氏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

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容
上之學以
本

河南朱氏曰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
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
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
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
者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
不自以為高學濟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
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
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
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

先生得聖人
之誠

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歟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埃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不試其萬一

河間邢氏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

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

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完人

成德

志在天

國家

明道却是如

此

明道詩寄溫

公

意眷眷在天

下國家

明道去就分

明

去就不放過
一步

欲常見造

生意

忘草盆魚

欲觀萬物自

得意

見草知生意

教人粹然王
道

夏雲

天下咸

明道說話

有

揚休山立

元氣渾然天

成

和風甘雨

明道龍德正

中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牕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
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
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
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
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陳恬贊曰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薦於親弟友其弟
推以治人不為而化民靡有爭揖讓于野移之事
君謹言忠謨姦邪之言感動欬欬舉以教人粹然
王道天下英才躬服允蹈本以正身惟德温温如
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鈞深窮微

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絕倫大用甚邇胡奪之
年先生之道不在其第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其
西矣天下懷矣誰為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道覺
斯民矣

朱子曰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明道說底
話恁地動彈流轉○贊先生像曰揚休山立玉色
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
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子 名頤字正叔號伊川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為人言必忠信

聖世逸民

程頤有經天
緯地之才
聖代真儒

程頤實經世

濟物之才

在朝廷必為

國器

程頤學極聖

人之精微

蓋願行全君

子之純粹

程頤閱天下

之義理多

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

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

之其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公著又言曰

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洞明經術

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

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

王巖叟嘗言於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

子之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又曰頤抱

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靜而閱天下

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

明道嘗曰異日能尊謂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

才而成就之則不取讓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

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

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龜山楊氏曰然觀其論婦

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

如何敢說這樣話

邵氏伯溫曰先生嘗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

懼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爾

河南朱氏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

明

正襟安
如常

生理大全

卷三十九

十三

三百五十九

伊川道徳
一學何如

程頤獨出諸
儒之表

一毫之為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
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
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胡安國言於朝曰程頤脩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
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
門人稍稍進用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勵而其
間志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分黨相排衆論洶洶
深誚其徒而乃上及於頤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
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然中庸之義不明久
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

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應事接物本
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空師孔孟
此其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
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
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
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
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
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泰
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之學自
踐履中入
川深識聖
氣象

朱子曰先生遊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自任其實不似孟子○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曰也不得不恁地說

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爲然也因坐復嘆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也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會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會有行得他箇否○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

事天大義精
著日星

規圓矩方
君子大成
伊布帛之

子正
然欲學聖
川可如顏
無我
聖人必可學
而至

近日說話太
多
見君實不得
不多

要用便是兩心○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閱理不
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况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
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
决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之即
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以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
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
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
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贊
先生像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
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復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
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以下

總論二程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

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
十未能及顏閔之徒伊川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
子之無我

榮陽呂氏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
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嵩山晁氏曰伊川嘗謂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
多明道云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

程氏知體用
之一原
程氏知聖人
大用

則不得不多

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

得使萬物
各得其所

曰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會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五峯胡氏曰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馮氏忠恕曰王霖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

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願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

朱子曰明道伊川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短長當有能

力之者○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

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濂溪在當時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或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脩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嘗見門人有祭明道文云先生欲著樂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要如何作○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

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初看時便好子細看亦好○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

讀有滋味某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同○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曰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遊山許多詩甚好○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問伊川

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否先生首肯○或謂一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公耳曰先學凡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曰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我看然則行狀所謂及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

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
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
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
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問學於明道
恐易開發學於伊川恐易成就曰在人用力若不
用力恐於伊川無向傍處明道却有悟人處○聞
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
之善想象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
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象者也
今之想象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

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
豈徒想象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
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
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併與其風範
氣象皆得之矣○某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
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
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
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自信其必然也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始嘗受學于周先生而其自
得之深充養之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

全至是發明無遺憾矣○讀諸先生之書惟覺二程先生完全精粹愈讀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他書真難讀也

張子 名載字子厚號橫渠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某接人治 一作談 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

者誠未有如子厚○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博雜

中過來○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曰

子厚之為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

寬宏舒泰有不及也然孟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

未若顏子之懿渾然無圭角之可見也○某接人

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子

厚之氣似明道○答橫渠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

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

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

所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此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厚西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卽命名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東帛延之學官異

學六經
先生渙然自
作
道自足淳

功各
其遠

學必如聖人而後也

孟子以來

之有

先生德盛貌

嚴

人妻正已以

感人

其禮際士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已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

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廣平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或論橫渠龜山楊氏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先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

和靖尹氏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

中庸公疏之
 孟子
 多與洛人並

撤去虎皮
二程深明
道

十五年學
而安不成

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
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
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

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
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
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
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
病良久曰人便是被一箇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
又有些子變得些子又更有些子問橫渠只是硬
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

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橫渠云吾學既得於心
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
然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
落所以橫渠中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
理會得有下列底臨事尚脚忙手亂況不曾理會
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却未熟然地地位
却要如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橫渠之學是苦
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爲非生知渠
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
之非孔子做不得○問橫渠之教以禮爲先某恐

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秤停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嘗識禮但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事事上見得此意如何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却是以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令人乍見往往以爲難某堂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嗟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

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問程張之門於六經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精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曰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下最親切直是可畏○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入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明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

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曾子剛毅立得墻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贊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

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旣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邵子 名雍字堯夫號康節

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

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裏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踈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

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從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以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又曰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謂周純明曰吾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問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道也○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泄他天機○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
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會敢如此言
來直是無端又如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
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堯夫詩云
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
也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不
止風月言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
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

緊此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
必如此○世之博文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
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
亦未免於有弊也○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
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邵
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
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
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上蔡謝氏曰邵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
欲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強爲終屑屑道非

中龍虎
無上山河
變理經綸

便是偏霸手

須是大人

中分體用

上經綸

得

得

聖人精易之

二程不貴術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二

心得竟悠悠鼎中龍虎忘看守碁上山河廢講求
又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
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
節便是偏霸手段學須是天人合一始得又有詩
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化
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於
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問此詩如何曰說得大體亦是但不免有病不令
說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句何故有病曰昔富彥
國問堯夫云一從甚處起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

一起於震邵曰一起於乾問兩說如何曰兩說都
得震謂發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
○問堯夫所學如何曰與聖門却不同問何故却
不同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
差却問何故却不着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
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
更不施功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
禍福脩短筭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
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
貴其術堯夫喫不過一日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

性理大全

卷三十九

二

三百六十一

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筭某更無許多事邵即默然

和靖尹氏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事却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為盡之

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且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更法不餉餽寓賓乃為薄粥以待之好事者或

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為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為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

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嶧曰先生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挺之又游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共城廬於百原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爲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于洛以

爲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

買宅丞相富公爲買園以居之年六十始爲隱者
之服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
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
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
於理

歐陽氏斐曰康節邵先生嘗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
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
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
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
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
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
自得深矣

康節正下
之流
康節比意極
好
學者須自理
會出來
開端竟說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
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
退正張子房之流○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
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
自理會出來便好○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
小小節目上猶有踈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
於大體上有未瑩處劉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
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

伊川不及孔

然于温公楷
公之圃

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
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程邵之學固
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
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温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
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又曰康節之學挾摘窈微
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
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温公欲護名教而
不言者又有間矣○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
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他是甚麼樣做工夫○問
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

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
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
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
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
矣○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
詩黃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的意思大煞把箇
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
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
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
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

天下國家之說○康節詩儘好看楊道夫問舊張無垢引心贊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內翰作問何以辨曰若是真實見得必不恁地張皇道夫曰舊看此意似與性爲萬物之一原而心不可以爲限量同曰固是但只是摸空說無着實處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箇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

○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邵堯夫六

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至六七年間終渠詩
 玩侮一世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
 或問康節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
 金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
 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康節詩云幽
 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聖人道其常也
 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
 多少怪異○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強似皇
 極經世書○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先生
 久之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
 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贊先生
 像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
 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程子曰呂與叔則居其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
 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
 難久也○呂和叔任道擔新安吳勉學重校

續密有所不逮於與叔○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
 固是穎然資質溫厚讀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語
 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楊時雖不逮酢然終

玩侮一世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
 或問康節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
 金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安發如子房之在漢
 漫說一句當時不當者便

祿安吳越學重妹云

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鳳聖人道其常也
 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

程子曰天珙人豪英華蓋世薰風雖雲烈烈毛
 益若長即日翻若日雨吾又安能味味○贊表主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八

諸儒二

程子門人

程子曰呂與叔閑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
 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
 難久也○呂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
 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
 固是穎然資質溫厚讀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語
 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楊時雖不逮酢然煞
 穎悟○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八

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
之學大抵支離某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
推類以通之○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
○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聖學不傳久
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與斯學於既絕力小
任重而懼其難者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
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
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質夫者幾希他
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質夫之至吾無疑焉
○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

自是不能已○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
到底○邢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
材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可惜
哉○范淳夫色溫而氣和其人如玉尤可以開陳
是非導人主之意○謝顯道爲切問近思之學其
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謝良佐因論
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大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
計較明且勇矣○謝良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
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曰此便是慙
隱之心○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疑者先入也與呂

與叔語空礙而信者致誠也○尹焞魯張繹俊俊
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
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

呂氏大中曰蘇季明德性純茂強學篤志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
交皆天下豪英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
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
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已任設庠序
聚邑人子弟教之名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
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伊尹稱游

定夫德宇粹

然

政事絕人遠

甚

定夫師門見

稱

定夫所造可

知

精練如素官

讀書過目成

誦

定夫燦然有

文

聖之知為成

德君子

道學足以貴
斯人

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
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定夫筮仕之初縣
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
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定夫自幼不羣讀
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
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
知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
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
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
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

謝子誠篤理會

謝子憤悱

劉絢庶幾明道

三人氣象亦相似

相似

不究所用士論其惜之

河東侯氏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

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明道先生

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

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

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

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

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

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

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有

諸曰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來見留十餘日先生

謂焯如見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焯即往問焉

謝曰良佐每常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

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焯具以告先生曰某見得

他也是如此不聞有此語爾

華陽范氏曰呂與叔脩身好學行如古人○朱光庭

此來所得何如

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周恭叔

明嘆其善

爲學之本主

於忠信

格致爲進道

之門

誠正爲入德

之方

方排異端以
扶聖道

龜山九養

龜山德

龜山

人以

先生造養深

先生知之者

此老裨補必

多

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既
終身力行之及見二程先生而聞格物致知爲進
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服行其教造次不
忘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
力排異端以扶聖道

武夷胡氏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
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
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立三人是也○
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
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

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
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
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
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
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

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

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
知者以爲蔡氏所引此公

無求於人蔡氏馬能免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

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盛德延禮此老置之
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
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侯師聖安於羈苦守

生理
卷四
三十一

講論貫通不窮

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確時事則纖微皆察

陳氏

淵

曰明道在潁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

喜道南

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

謝君如水投石

坐客曰吾道南矣又曰謝顯道為人誠實但聰悟

不及先生○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

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

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

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馮氏

忠恕

曰和靖言嘗侍坐伊川問曰張繹每聞先

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焯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

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焯伊川

以為然伊川沒未幾思叔亦歿和靖被名嘗口思

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為於世

祁氏

寬

曰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

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

繹朴茂

呂氏

稽中

曰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貴人

和靖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

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子有母在和靖歸

應舉不對而出
尹和靖不進
應士舉

伊川以為然

思

二君長

尹氏子不失其正

山不求名

其趣

於身無疾
遠色

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為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
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
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焞張繹為
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
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尹氏子
也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
涯涘不為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
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
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

即往從學既歸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
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
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為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
身無疾言遠色先生實似之

章氏憲曰龜山先生嘗云程門後來成就莫踰王信
伯胡安國嘗薦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
必有補於聖時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
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
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

聖人以剛之

為君子
問與叔論
舉法何如

海德重望
日星

定天足師範
俗

定夫造道之
深
龜山所見一
定
龜山天資出
人

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
德為君子柔為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
病全其為剛之德相次可以為學若不剛終是不
能成○問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
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
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
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
有可用○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呂
云某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
不純想後來見二程了却好○游定夫清德重望

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
師世範俗○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
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語言所傳則夫造
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龜山天資
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
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龜山解文字著
述無綱要詩文說道理之類才說得有意思便無
收殺包揚曰是道理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
○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名也以蔡京然在
朝亦無大建明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

縣說神師道
補說李伯紀

大聖賢之才
何如

轉移天
事

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明者何事
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
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神師道
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
彼亦未便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為者不知有
大聖賢之才如何爾○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
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
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
又無可為者只是說得那沒緊要底事當此之時
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

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眾鶻突又曰他當時
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
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
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為無
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
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
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
比之極好○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
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上
蔡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

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人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卽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

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字曰此說是○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已爲人之分○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

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
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尹彥明
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
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淡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
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
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
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
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
未成倫緒難看在此曰然彥明看得好想見煞著日
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

除靖持守

五字工夫做

五字工夫做

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和靖持
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和
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
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自其上者言之有明未
盡處自其下者言之有明得一半便謂只是如此
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便謂二程之教止此孔孟
之道亦只是如此惟是中人之性常常要著力照
管自家這心要常在是窮得透徹方是○和靖
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
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

和靖主一之功多

滿朝如待神

一言何能開

告君之法

孟子至論

好善優天下

下為至

此語極中其

生理大全

卷四

十一

三百八十

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和靖
 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
 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
 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
 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示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
 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自他作什麼只說得此一
 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
 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以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
 覺省蓋人主不比學者以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
 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由以答季康子詳略不同此

告君之法也○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嘗
 問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此孟子至論和靖
 曰未是張曰何者為至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為
 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
 明惜但此而止耳○尹子之學有偏處渠初見伊
 川將朱公掞所抄語錄去呈想是他為有看不透
 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
 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二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
 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
 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

生理大全

卷四

十一

三百八十

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
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
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朱公掞文字有
幅尺是見得明也商軒云朱公掞奏狀說伊川不
著曰不知如何方是說著大意只要說得實便好
如伊川說物便到一凶上及呂與叔中庸皆說實
話也○范淳夫純以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
講學處欠缺如唐祖極好讀之亦不無憾又曰淳
夫資質極平正點心得是甚次第○李朴先之大
槩是能尊尚道學心一恐其氣剛亦未能遜志於學

問郭冲晦何
如人

問○問郭冲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
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
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
語孟中庸說猶踈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
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
求雖其說有踈略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
可駭也○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不知何故後來
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
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會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
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

與叔大段有筋骨

文字如千
萬馬飽滿
壯

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又曰呂與叔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却須理會得到○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

學者氣質上
病最難救

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煞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

於小處說得
亦大

龜山巧得不
謙讓不巧
然亦好

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
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
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
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
於小處說得亦大了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
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爲憂有
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
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上蔡多說過了龜
山巧又別是一般巧得又不好范諫議說得不巧
然亦好和靖又忒不巧然意思好○伊川之門上

伊川蓋有深

上蔡好於事
上理會

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然深惜
其早世使天予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出仕
宦四方研磨亦少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思叔
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有
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
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
不窒礙矣○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
上理會理却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
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龜山說話頗
淺狹范淳夫雖平正而亦淺又問常見震澤記善

震澤只見伊川

問和靖龜山

立朝議論何

如

遊養持守分

外親切

發時發出

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面
耳○問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
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
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立朝却有
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龜山少年
未見伊川時先去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
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
素時復亦有此意○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
釋氏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
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

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
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門只時見上
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問程門誰
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劉思
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
康節橫渠皆趕不上○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
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
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
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
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

退之此言
甚好
學貴公聽並
觀
求一箇得當
處

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
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
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
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
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
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
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
為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
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
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

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楊
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
而去道亦遠及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為
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其後
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傳文約禮而已只是
要人自去理會

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只
當學子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務
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直到後來圍城不知救
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

位太高爾○吳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爲克己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于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程禡因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卻無健美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偏處雖多惟其勇故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工少而涵養之功多問游先生如何曰亞于二公

覺軒蔡氏近思後錄曰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束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

篤信好學至老不變○劉質夫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李端伯曾中閔肆開發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遇事如控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呂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和叔與人語必因其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楊遵道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氷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

能出諸口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劉安節貌
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
者未嘗見其怒色志辭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
陰覆其不及○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
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
能及之者○馬時中天資重厚雖勇於為義而
以釣名居朝凡所建明輒削其藁故人少知者
西山真氏讀書記曰呂希哲從安定胡先生於太
與程先生並舍察程先生學問淵源非他人比
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未嘗專主

聖人主以修
身爲本

塵水心動

元明自攻其
惡

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
造聖人爲說書二年日夕勸道人主以脩身爲本
脩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
他術身不能脩左右之人且不能喻况天下乎其
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
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
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嘗曰攻
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
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范
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意

生理大全卷四十一

厚夫相信如此
凡案惟唐鑑
一部
三代以來無
此議論

履安行重
內重無交戰

天下理有一

六經之言如
出諸已
以聖門事業
爲已任
識者方之季
路

實在上面做
工夫來

在書局不謂
政府
安能陶鑄我

我自命在

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元祐中客有
見伊川者凡案無他書惟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
三代以來無此議論○劉質夫自髻鬣卽事明道
先生程氏兄弟受業焉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
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悌樂善而
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
之病故其行也果○劉安節天資近道而敏於學
問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
材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常曰堯舜
之道不過孝悌天下之理有一無二迺若異端則

有間矣○尹和靖莊正仁實不欺闇室其於聖人
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呂和叔爲人質
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已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
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潛心玩理
望聖賢之致尅期可到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
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游定夫嘗問
謝顯道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面做
工夫來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
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
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命在

馬伸求為西
京法曹
觀然為親依
之計

此真有志者

漢家乃吾死
所
臨事不顧

志在行道

三日驚汗流
几枉過了一
生

漢唐諸儒無
近似者
仲素飲人以
和
化如春風發
物

○馬伸時中崇寧中禁元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
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
素從游間以趨利叛去時中方自吏部求為西京
司法曹事銳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求見先
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於
死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
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一造焉靖康初為
御史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死嘗曰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
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又嘗曰志在行
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
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羅從彥

字仲素號豫章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
龜山迺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
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先生性明而脩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
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
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
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見

龜山唱道東
兩
羅公一人

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

朱子曰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

語其潜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李先生言羅仲素春

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大○楊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

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旣思則

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看亦甚緊要

不可以不攷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

兼亦是養心之要

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

二者皆有大功于世

求非思慮不可
伊川所以力辨其差

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

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

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

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

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

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

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

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

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

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

伊川用敬不用靜便說得

講學不可有毫髮之偏

有德有言之隱君子

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其端自公發之

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

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偏創為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邪

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曾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

明體適用略
可推

得素得河洛
之學

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
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
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
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
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略可推矣

李侗 字愿中號延平

朱子曰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
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
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
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

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
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
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
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
人有以矜式焉又曰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誦之餘
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
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
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
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
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

喜怒哀樂
未發前氣象
如如

天下大本真

卷是

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
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于
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
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又曰其接
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
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先生喜
黃太史稱濂溪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
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曾
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少進矣○先生資稟勁特
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

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
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
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先
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
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旣莫
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
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
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邈
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先君子吏部
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

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
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
遂稱道之○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
墮之氣○問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會著書充養得
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
只是先生睥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先生初間也
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先生少年
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
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
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

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
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
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
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
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
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
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
勝大率若此○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
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
屋亦有小書室然甚整齊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

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
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真得龜山法門○先生
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其當時爲之
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
言也訥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先生不要人
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
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
行之待其著察○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
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先
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

一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辨正
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
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
見曲折故始看左氏○先生有爲只用蠱卦但有
決烈處○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於是顯然過惡
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
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熹向來亦是如
此○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
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
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

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
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
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
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問延平先生
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
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
象曰延平即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
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
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
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

以不觀觀之○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曰只是
君子戒謹所不覩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
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問延平靜坐之說
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
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
理明透自然是靜常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
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
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
何看得道理出○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
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一
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
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
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舊見
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
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
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
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某舊見先生時說得
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
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
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

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祭先生文曰道
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
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
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
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
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祕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
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
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圓隱顯
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
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

一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樞衣發其蔽
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
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
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
廓然大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
身孰爲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旣厚
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已歿孰云非天熹
也小生卅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閭閻侃侃
斂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
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卽事
卽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
繩以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
熹於此時適有命名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
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
失墜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
意斯言而決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含奔走後人
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
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誓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胡安國

字康侯謚文定
宏字仁仲號五峰附

子真字明仲號致堂

上蔡謝氏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

卷四十一
三十一
姜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河東侯氏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侯一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聖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穎昌斬裁

後來得之止蔡者多

文定與董仲舒如何

仲舒比古人又淺致堂議論英發

之啓發又曰後來得之上蔡者多○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己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却有病○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

致堂豪傑之

知言疑議有

知言論誠仁如何

特地下此寬字
知言勝正蒙

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
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
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
是記憶所以其間有牴牾處○致堂說道理無人
及得他以他才氣甚麼事做不得只是不通檢點
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
矣○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疑議大端
有八性無善惡心為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
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問知言
論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

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問道
字疑可改為德字曰亦可

一云但言其自然則謂之道言其實體則謂之

德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呂與

叔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呂伯恭云知言勝正
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問中誠

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
二箇文字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自是他一

箇字中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書初
便不用許多了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

得他所說字本相如誠如仁若便只混看則下梢都

看不出○問誠者性之德曰何者不是性之德如
仁義禮智皆是恁地說較不切不如胡氏誠者命
之道乎說得較近傍○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
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
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誠者
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
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爲無善惡天理人欲
都混了故把做同體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
就事言之黃直卿曰他旣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
者性之道曰他也把中做無善惡○人有不仁心

無不仁此語有病且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若
纔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可謂心無不仁○伊川
初嘗言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
未當五峯却守其前說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將
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知言固有
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
不可以是非分旣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
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
惡以已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
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

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
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物欲誘引孰
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
義逐旋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
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
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
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故誇逞某嘗謂聖
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有些險處孔子則直
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總考相遇因
論孟子說性曾有此言文定往往得之龜山故有

是言然總考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
猶未甚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
以不與惡對爲歎美之辭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
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以答求放
心之問然雞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可收之理人
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天理
發見於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闕多
少去處正如屋下失物直待去城外求也愛牛之
事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况
操存涵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然後操

存之理今胡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人下
纔說心便不說用心以爲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
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某以爲孟子所謂
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
言也○黃直卿言五峯說性云好惡性也本是要
說得高不知却反說得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
某常要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好惡性也
既有好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
惡不定於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既曰天便有
天命天討○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

伊川
何甚
切至

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
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即告子性無
善無不善之論也唯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
○問五峰言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曰天
理固無對然有人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對
爲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則善便不得不與
惡對爲盛衰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謂不囿於
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
也謂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好
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爲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字

重好惡字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惡峰言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而可乎○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智爲體如五峰之說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禮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大人欲窠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鑿脫非小失也同行異情一句却說得去又曰胡氏之病在於說性無善惡體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則非也同行異情蓋亦有之如口

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問聖賢不視惡色不聽惡聲此則非同行者曰彼亦就其同行處說耳某謂聖賢立言處處皆通必不若胡氏之偏也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人欲爲性矣此其甚差者也又曰天理人欲如何同體得如此却是性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麼做體却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爲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

性理大全 卷四
為性却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總名
才有一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處如何却與人欲
同體今人全不去看○人學當勉不可據見定蓋
道理無窮人之思慮有限若只守所得以為主則
其或墮於偏者不復能自明也如五峰只就其上
成就所學亦只是忽而不詳細及復也○明仲嘗
畏五峰議論精確五峰亦嘗不有其兄嘗欲焚其
論語解并讀史管見以今觀之殊不然如論語管
見中雖有粗處亦多明白至五峰議論反以好高
之過得一說便說其實與這物事都不相干涉便

說得無著落五峰便疑孟子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著
是恁地分疏孟子刻地沈淪不能得出世○明仲
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
敵已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
出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
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
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
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五峰先
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捨晝夜

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
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
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
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
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
之至矣○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
其道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序五峰
文集曰先生非有意於為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
所發蓋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
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
為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粵自蚤歲服
膺文定公之教至於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
發見於詞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
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
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
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
亦可以推而得焉

新安吳勉學重校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一

諸儒三

朱子

名熹字仲晦號晦庵

屏山劉氏作元晦字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

不晦子根

解明內腴

知顏如愚

解 賢翔兩驂指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一

顏曾是畏

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廓開如源之
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
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
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恣動而思躓凜乎惴惴
惟顏曾是畏其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

元晦樂善退
義

延平李氏與其友羅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

此人力行可
畏

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
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辯某因
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

論難操戈入
室
須從源頭體
認來

原頭體認夾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

得樂如此極
有益

見儒者脉路

于日用處下
工夫

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
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
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
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
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
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
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

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
言奉前列之遺矩惟闢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庶幾乎斯語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

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

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不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左右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虛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一
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

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七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日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

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
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
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
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
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
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
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
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
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
深原當時荅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

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
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
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閩者
旣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
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旦
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
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
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
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
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旣亡而

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子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旣爲之區別

以悉取其所長至七以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六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十心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註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一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一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曲一猖狂叫喚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一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一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

於卑陋其害豈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共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辯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

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格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云工諸生問辯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惘然常以爲憂樞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以出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旣沒而子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

緒啟前賢未發之機，此諸儒之得失，闕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世未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中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合而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及口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且兀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口，及以望其藩墻，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與子者，亦豈能以造其闢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心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

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蹻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

大
道
傳
人
以

先生謹難進

事君不貶道
以求售

卷四十四

高宗師

性理大全

卷四十四

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

卷四十四
高宗師

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可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躡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

性理大全

卷四十四

三百八十一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一
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辯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麤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

芥條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爲之者又曰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

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

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淨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

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
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
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
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編布周密周
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旣通四子又讀一經
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
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
要以目紀其詳細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
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
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

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
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於世而屈原忠憤
千古莫白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
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
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辯異教之
非擣其巢穴砭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
則而不躡於荆棘獲筭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
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
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
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驚於該洽者

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翦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夢夢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卽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

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躡躑經傳遽指爲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擬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然之語

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旣已爛脫

朱子總裁大

宋大成以定
萬世之法

程正道明

諸儒各以已見妄穿鑿為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
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
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
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
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
萬古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
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
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
可也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

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
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
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其所聞見則先生
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詞并
杜子美數詩而已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
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
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
遂成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
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繆誤為後學一

先生義精仁熟

粹乎洙泗伊洛之緒

宏綱大義如指諸掌

為後學一定
不易之準則

主明斯世惟
一人

道章化成

萬世標準以

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
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
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
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
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生
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
有禹臯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
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
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訛信

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節
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道移
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
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
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為之闡幽
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弊鳴
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為之秦漢以來諸儒生
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
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
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

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漏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疴之間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歆然如將弗勝於是歛華就實友博歸約迨其著

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

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空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歟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旣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張栻

字敬夫號南軒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旣長命

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旣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

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
勉慕而強爲之也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
理旣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
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
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
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
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
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
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平生
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

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
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
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
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辯而義也者本
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
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
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
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
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
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

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驚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上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

理也○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輒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旣又講於五峯之門

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豪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胷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胷中洒然誠可歎服○

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資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問先生舊與南軒反復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合敬夫說本出胡氏胡氏之說惟敬夫獨得之其餘門人皆不曉但云當守師之說向來往長沙正與敬夫辨此○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着摸某則

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高
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
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
之病多是如此○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
易與之說而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
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
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
他說蓋不欲與學者語未至之理耳○敬夫見識
極高却不耐事呂伯恭學耐事却有病○南軒伯
恭之學皆踈略南軒踈略從高處去伯恭踈略從

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
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爲兩塗不可相通他在
時不曾見與某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
未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贊先生像
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
於可以析秋毫奉奉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
父之勞危危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
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
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
矣觀於此者尚有以上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性理大全卷之四十二
世之慕其其魁村山立之姿瑣與其不可割者歟
映之昔猶其春風茂木之樂不味者以爲賦一
父之愛其子其自道之便卓卓乎其立心之高
然何以而好者乎其姪主之世歟歟乎其神
曰謝以毒之流正其何也爾六合藟藟之賦至
大渾渾然出矣已云者原於前恭也○贊夫主射
執不會長與某德出張外諸門入策于地等藟藟
美首斷與更樓流如介於爲兩金不四味處此其
卑或去自恭結首野與非爲自是兩科事吹云云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二

諸儒四

呂祖謙

字伯恭號東萊

朱子曰伯恭說義理大多傷巧未免杜撰○問東萊
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某嘗謂
人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
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問東萊之學曰伯恭
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東萊聰明看
文字却不子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
治一本治作洽據治字於理爲是他硬執要做洽

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處着眼讀書須是以經爲本而後讀史○伯恭教人看文字也處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拂理如何不理會得○東萊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淺○伯恭所編奏議皆優柔和緩者亦未爲全是今丘宗卿作序者是舊所編後脩文鑑不止乎此更添入○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

若不死自漢武至五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問伯恭少儀外傳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某只愛看人之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這處其間多引忍耻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弱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

不應出來○伯恭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
及其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
踈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
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
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
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
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
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踈亦
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鼓舞萬物役
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踈却引荀子

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
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
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
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
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
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
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
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
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

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踈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贊先生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躡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西山真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愚以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

陸九淵

字子靜號象山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在○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

破其葺代之下語只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問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會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

則不可無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又問陸尊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試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又曰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

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
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
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義集而取之他說
如何陳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集只是強探
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
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
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為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
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
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
自別人說出便指為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

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知之與利
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
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
求之者皆不為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
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
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
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旦如一貫
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
之此正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
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

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麓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胷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麥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麓惡

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胷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

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旣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

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巳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拘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爲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問

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
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
以爲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
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
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
爲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

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
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
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
話○因說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
他只是差過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
拗轉來却好不及底趨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纔高
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
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
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
里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

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
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陸氏會說其精神亦
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
無底篋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篋便危殆也山
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
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
時便如墜千仞之淵○問子靜君子喻於義口義
曰子靜只是拘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
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者多
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

占得多

未子門人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
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歷
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
而溯其源流自有成法○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
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南軒云亡吾道
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
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輔漢卿
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

之所不味更幾勉力卒究大業○陳安卿論顏子卓爾之說甚善論大本達道意甚備若得不容已處卽自可默會矣○陳才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爲可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徐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大率志氣剛決痛快無支離纏繞之弊余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也方叔看得道理儘自穩實○廖德明學有根據爲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爲者

○方賓王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常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鄭子上說易中庸甚子細論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密矣○晏亞夫進學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疑定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則見得本來明德之體用動靜如一矣

勉齋黃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季通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

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
傑然者矣

西山真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
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
通焉異篇奧傳微辭邃旨先令討究而後折衷先
生於經無所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
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
仲默自勝衣趣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庵游
晦庵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眠門下
生求可付者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

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
也

雲莊劉氏曰季通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
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
上稽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
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
根而辨其非凡古書奇辭奧旨人所不能讀者一
見卽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
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
未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

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

先天圖往往多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仲默年僅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仲默父師之託凜凜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

所以在此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
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
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
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
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
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
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
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
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仰然
於一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

董氏 訥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
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黃氏 端節曰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
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
志識高遠非人所及

真德秀

字景元後更希元號西山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
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
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沉浸乎仁義所入雖不

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庵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史傳云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魏華父

字了翁號鶴山

邵庵虞氏曰孔子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于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

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固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茲乎方是時臨邛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又曰魏氏之爲學卽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

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顯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以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

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
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
舛譌牴牾之相承旣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
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
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
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
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
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
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
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

許衡

字平仲號魯齋

牧庵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
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
故于魏于輝于秦樞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
昭聞于時官諸胄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
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提
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爲
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勗其弟
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
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耶律氏有尚曰雪齋姚樞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
士趙復仁甫先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
晦庵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
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
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
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
掃應對以爲進學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衆皆唯
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
生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寒
盛暑不廢也○先生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

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先
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
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
見一善行不啻飢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
自然人皆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
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對則衆皆注意而聽
之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
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
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

堯舜其民爲已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
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
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
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舒
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
不凝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
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
見其胷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
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天資之高
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

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
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
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
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

邵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
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
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
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
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慊然也

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吳澄

字幼清號草廬

邵庵虞氏曰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爲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旣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

學者見全體大用之盛

先生特異人

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

近代進學之勇孰能過

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髫鬣特異常人得斷簡於衆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

之○許文正公爲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寢失其舊先生繼至深閔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遊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

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歿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于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揭氏僊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滌百氏綱明旨張如禹之治水雖未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

世又豈一才一藝所得並哉其學之源則見于易
書春秋禮記諸纂其學之序則見於學其學統
諸書而深造極詣尤莫尚於邵子其所著書及文
章皆行于世公隱居時有草屋數間程文憲公過
而署之曰草廬○元文敏公明善以學自命問易
詩書春秋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
性理大方書卷四十二

蘇軾詩

入斐然一世而哉出

山巖因之清出子

